

徐名涛 著

DEEPER AND DEEPER

book

广西人民出版社

越陷越深

徐名涛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越陷越深 / 徐名涛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4. 5
(呐喊 BOOK)

ISBN 7-219-05035-6

I. 越...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9694 号

策划编辑 罗宇飞
责任编辑
责任校对 陈红燕

呐喊 BOOK

越 陷 越 深

徐名涛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 530028)

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9.5 印张 279 千字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2004 年 6 月 第 1 版

2004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7-219-05035-6/I · 773

定价: 19.00 元

呐喊 BOOK

总 序

.....

王 干

八十年前，鲁迅先生出版了《呐喊》小说集，标志着新文学风骨的诞生，“呐喊”成了启蒙的代名词，是冲破“铁屋子”束缚的武器。多年来，《呐喊》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人才，鲁迅的精神也被一代又一代青年所继承。进入新世纪之后，女性的声音似乎特别响亮，一片温柔而疯狂的叫喊声；而男性的声音则被遮蔽了，失语了，更有人断言“她世纪”来了。我不信，“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作家并没有被市场经济的洪流所淹没，他们和她们在一起思考，在一起迷茫，在一起前行。当眼球经济把目光聚集在女性身上，文学把目光聚集在女作家身上时，我们把这样一些勤于笔耕的男性作家的小说展现出来，既是对女性文学大潮的呼应，也是对当下文坛重女轻男风气的校正。

文学的性别其实是无关紧要的，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上女作家寥寥，可塑造的女性形象却毫不逊色，站在女性立场讲话的作家从不缺少，今天的女性写作大多也没有挣脱所谓的“男权中心”，有的在“被看”的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时候，倾听一下男性的“呐喊”，也许在莺歌燕语的旋律中增加了虎啸和狼嚎。呐喊，本当是男性化的特征；呐喊，本是男人的专利，遗憾的是他们还不够雄壮和威猛，话语的互相渗透让他们还是有些纤细。我们期待更为雄浑和高亢的歌唱。

2004. 4. 15 于核桃园

第一章

焦影蜷缩在床上，他已筋疲力尽。失眠是一种煎熬，也是一场战斗。焦影失眠了一夜。妻子早就起床了。妻子对丈夫睡觉已习以为常，妻子根本不知道焦影此时就像躺在云端一样飘忽、虚弱，妻子更不知道在焦影的飘忽和虚弱之中藏着一种危险、一种歇斯底里。焦影几次想爆发，但他意识到他缺乏爆发的能量。他的能量被失眠耗尽了。本来隔壁岳父母房间挂钟的走动声一直为他所忽视，昨夜却那么清晰而庞大，垄断了他的整个听觉系统，挂钟的每一次“滴答”都像一记重锤敲在他的脑际。在他脑际越来越肿痛、膨胀的同时，心情也越来越狂躁，越来越恶劣。如果不担心岳父母被闹醒，焦影肯定会在半夜里吼叫一通，或者对着熟睡的妻子的脸猛抡几拳。结婚这么多年，焦影没想到有一天会对妻子如此深恶痛绝。现在蜷缩在床上，焦影为昨夜萌生的各种恶毒的念头而感到后怕。妻子在厨房忙碌的声音不断传来，他知道妻子在为他煮快餐面。焦影在泯灭了挣扎着发泄一通的欲望的同时，突然产生一种刚从噩梦般的波汹涌中醒来的感觉。

这是秋日的一个美好温馨的早晨，跟我们故事中的早晨相去甚远。在北京这样一个湿润清新、没有尘埃的假日早晨，本来我应该是懒懒地睡在床上重温昨夜的梦，或者再做一个白日梦，关于金钱和美女，关于重新活一次的种种机遇，可我却突发奇想，把一篇旧作翻新，因此这个美好的早晨和我一道沦陷了。同样的早晨，却噩梦未消。

邹品华把煮好的快餐面端进来放在床柜上，说：

“吃完再漱口洗脸吧。”

焦影没有回答，隔着厚厚的被子，邹品华的话却一字不漏地灌进他耳朵：

“反正你也习惯了。”

焦影知道她指的是什么。他先吃早餐后洗漱的习惯不能说根深蒂固，至少也由来已久。



“张达一大早来电话，要你下午上他家去。”

焦影这才把头伸出来，问道：

“去干什么？”

“不知道。郝大妈没说。”

郝大妈是离他家不远的那片商店的店主，商店里有一部电话，郝大妈传一次话或喊一次电话收四毛钱，焦影名片上印的所谓“宅电”就是这部电话。焦影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俗人。形而上的崇高与形而下的虚荣心他都具备。

若干年后想到因为借用电话而引发的种种麻烦，由于郝大妈的节外生枝而对他本来就危机四伏的婚姻造成雪上加霜，焦影拿着在作者的奇思妙想中甚至能跟太空人通话的手机，不知道哪一个自己是真实的。而你忘不了你当年描述中的那个春寒料峭的清晨，北京近郊一片工棚式住宅区从啁啾的鸟鸣中苏醒，上厕所的小孩与倒废煤的主妇在窄窄的巷道里穿梭，刮了一夜的风，你似乎还能闻到悬浮在空气中的充满煤烟的尘埃……

妻子在拾掇屋子的时候，焦影把头缩回被子里重新佯睡。窗户下的方桌上端放着一台硕大的彩电，大概是这间简陋而凌乱的屋子里的唯一奢侈品。她把电源插头拔下来，在彩电上蒙上一块印染丝巾，然后利索地拉开窗帘。没有阳光，外面依旧灰蒙蒙的，但房间还是比刚才敞亮多了。在她抖了抖放在挨着门的煤炭炉子，加上一块煤之后，见丈夫还未起床，话语里便夹着一股火气：

“干吗哩，你？快餐面都凉了！昨天晚上就嚷着要吃快餐面……”

“别烦了，”他纵身蹿起，眼露凶光，大声嚷道：“我失眠一夜，头疼得要裂开，别再烦我了。把面端走！”

“你干吗失眠一夜？谁招你惹你啦？”

在这个灰蒙蒙的清晨，焦影突如其来的脾气发作，在妻子看来不过是又犯了一次小小的神经病，在共同生活的这么多年里，妻子无数次领教了丈夫作为一个诗人的种种恶习，其中包括莫名其妙的发脾气，她根本没想到原本美满的婚姻已悄悄拉开了不幸的帷幕，其原因荒唐、滑稽而秘不可示。

妻子没把面端走，她知道他会吃的。焦影是南方人，她是北方人，焦影唯一能吃的面食就是面条，她则离不开面食，因

此他们的早餐一般都是面条，这是合二为一的折中选择。

过了一会儿，焦影起身套上毛衣，对着门外正在给自行车打气的妻子，敞着嗓子问道：

“上哪家？是去张达家吗？”

“你耳朵聋啦？”妻子气喘吁吁，“我不是说了吗？是张达家。”

“什么事？”

“郝大妈没说。”

“她是不让对方多说话，占她的电话线。这电话是非安不可了。”

“哪有住这贫民区安电话的？”

“你们单位的住宅楼没戏啦？”焦影穿好毛衣，依旧靠在床上，嘴角浮现一种阴沉的嘲谑神色，“当初兴奋得就像要住进皇帝的金銮殿一样。”

“谁说没戏啦？”妻子进屋，用毛巾在脑门上轻轻擦了擦，“都破土动工了。每个住户交两万块。你整天睡大觉，我不知道这两万块从哪来！”

焦影不吭声了。

“你干吗又失眠一夜？每月一到这几天你就不正常。”妻子说着，兀自笑了起来，她掀开被子，伸手在焦影的裤裆处抓晃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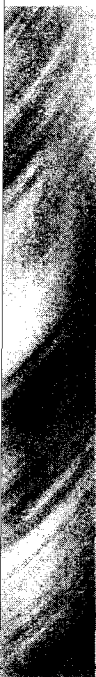
“别闹了，”焦影打开妻子的手，端起快餐面吸溜着，“与这个无关。”

“与什么有关，你说！”她再次把手伸进去。

焦影把快餐面啪的一声撂在桌上，汤汁溅在邹品华身上。没等她反应过来，焦影一把夺过她的手，使劲反剪着，在妻子疼得大声喊叫的时候，焦影以一种不曾有过的恶毒语气，骂骂道：

“你这个荡妇！妓女！我恨不能宰了你！”

邹品华在以后的回忆中经常出现一个男人面部的特写镜头。邹品华不知道这个深嵌在她脑海中的画面是如何产生的，甚至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在她生活中似乎还从未遇上如此可怕的男人的脸，画面中的男人的面部被愤怒和各种阴郁歹毒的念头扭曲变形了。实际上，焦影也没有想到他现在的表情会那么深地根植在妻子的记忆里，后来邹品华终于醒豁了，她并不是不知道这个男人是谁，只是不敢想象她同床共枕、心心相印的丈夫会有着这等恶劣的面容。



邹品华觉得自己的胳膊被他扭断了，正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疼痛使她失去了喊叫的力气，邹品华在停止喊叫的时候，焦影松开了她的双手。就是在这时候，邹品华看到了丈夫的脸，这不仅是一张令她陌生的脸，而且似乎只有在噩梦中才会出现。

邹品华心中突然产生一种不祥之兆，她立即想到了戴仪。戴仪是丈夫住院时认识的一个护士。当时邹品华只是想到丈夫可能有外遇了。丈夫的变态反应令她猝不及防，许多天之后她才惶惑，他有外遇为什么那样憎恨她呢？焦影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牵一发而乱全身的软弱性格，邹品华是悉知的，待明白了丈夫失眠以及这个早晨的丧心病狂的表现的真正原因之后，邹品华反而轻松了，那时候，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一种更大的折磨，更深的危机。

焦影准备给戴仪打电话。焦影出院的前一天把自己的两本诗集送给了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谦逊地写上“雅正”，令这位诗歌爱好者喜不自胜，受宠若惊。这自然是妻子不在场时送的。邹品华是一家美术杂志的美术编辑，也算是搞艺术的，不乏艺术家的敏感细致，特别忌讳丈夫把自己的什么东西送给年轻女人。焦影给戴仪打电话是要取消原来约定的去海淀剧场看摇滚乐的计划，他另有安排。谁知他从家里出来之后，还未跨进商店门槛，郝大妈已迎了出来。郝大妈的胖脸上藏着一丝诡秘的神色。

“焦诗人，”像大多数没文化的上年纪的人对有学问的人在称呼上常常犯怵一样，郝大妈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尴尬之后找到了对焦影的特定称呼——焦诗人。这种称呼直截了当而又不乏敬意。“我正准备上您那儿哩。刚才有一位姑娘来电话，说是您同学，要您马上给她回个电话。打到什么值班室……”

焦影掏两枚一角的钢镚儿递给她，淡淡地说：

“谢谢您呐！”

焦影知道是戴仪打来的电话。电话一拨就通了。对方惊呼：

“怎么这么快呀！”

接电话的正是戴仪。

“焦老师，你的声音我一听就听出来了。”

“谢谢！”

“哟，怎么这么讨厌啊，谢谢什么？喂，知道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吗？”

“是我给你打的电话。”

“我不给你打电话你会给我打吗？”

“说得对。有什么事吗？”

“没事就不能打电话啦？你今天怎么啦？说话硬得像铁一样。”

静默了一会儿。焦影觉得自己有些过分。

“没怎么。”焦影调整了语气，“这是公用电话，说话不太方便。对了，到底有什么事？”

“前两天我去了大兴县的姥姥家，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吗？我傍晚在田地里散步，遥望西天的落日，默诵着你的诗，我想了好多好多。那时要是你在我身边该是多幸福啊！冷静下来时，我发现落日是红的，天空确实是蓝色的。原来我以为你在用什么反衬比拟等艺术手法，没想到你对自然万物观察得那么仔细。不过我今天倒想来考考你，你知道为什么傍晚时的天空是蓝色的，落日是红色的吗？”

“嗯，这该是自然科学家的事，我没有这个义务弄明白它。”焦影这才想起他的一首诗叫《一无所有的天空》，送给她的另一本诗集叫什么名字，一时他自己也想不出来了。

“不是要作家‘学者化’吗？”

“聆听指教。”焦影有些不耐烦。

“空气中经常飘浮着无数灰尘和水的微粒。天空的颜色来自太阳。当太阳高悬在天空时，红、橙、黄三色构成的光线直射到地球，所以我们看到的太阳是黄色的。但是，由于紫、蓝、绿三色构成的光线不同，它们不是直射到地球，而是被空中的灰尘和水的微粒散射，因此看到的是被灰尘和水微粒反射的蓝色光，即蔚蓝的天空。日落时，太阳……”

“喂，这是公用电话。”焦影已感觉到了郝大妈疑惑的眼神里的蕴涵：电话费该算几次？一次两角。

“我们见面时再说好吗？噢，对了，我想告诉你一声，今晚我不能去看摇滚乐了。我要去一个朋友家吃饭，他要出国了。”后一句话是他临时编的，以使失约的理由无懈可击。而去张达家准定要喝酒，这是无疑的。



“是去美国吗？”

“不，去古巴。”

“去古巴干吗？”

“他喜欢哈瓦那。喜欢加勒比海迷人的沙滩。他也是写诗的。”

“好像去年，或是前年，一位美国教授就是靠写加勒比海拿的诺贝尔奖？”

“是的。”

“不耽误你的时间了。能常联系吗？”

“一定。”

“再见。噢，对了，请你的这位朋友代我问卡斯特罗好。”

“一定转告。”

焦影放下电话，浮现眼前的不是戴仪娇美鲜丽的形象，而是妻子那悲苦无奈的面容，这时候他才意识到今天早晨他对妻子未免太过分了。但是，内疚之情还未来得及产生，一种不能原谅她的恶毒心绪又弥漫了他的身心。妻子上班之前什么也没说，软弱而善良的妻子仅仅认为他第一次有了外遇，焦影后来知道这一点之后，居心叵测地笑了起来。

6

“这年头，干吗还费精力跟人吵架哩。”公共汽车上，一位长满络腮胡子的中年人在开导一位小青年。这位小青年脸色潮红，神情愤愤，显然刚刚吵了架。焦影上车时已满满一车人，不知他跟谁为何吵的架。“遇事说三声‘对不起’，三声不行说十声，十声不行说三十声，不就得了？你说了‘对不起’，谁还会为这些磕磕碰碰的事跟你较劲儿，谁不想省点精力去磨点子发财。你自己也该省下力气去发财呀。发了财还会在这儿挤车吗？还会有你碰我我撞你的事吗？遇上这些磕磕碰碰的事，你什么也不怨，就怨没有发财才是。成了百万富翁，坐上自己的轿车，哪还会有这档子事儿？除非你是作家，想体验生活。这世道，有钱就有脸，没钱就没脸。在这些小事上是争不出脸来的。”

“前几天报上登了一则消息，”络腮胡子越说越来劲，“几年前一个乡下小伙子在前门一个高级商场里转悠，在服装柜前停住了，要小姐把一件皮衣服拿给他看看。小姐看他衣着破旧，蓬头垢面，轻蔑地哼了一声说：‘看清了，是一千三百元，不是

十三元。’这位小伙子执意要小姐拿给他看，结果小姐把保卫科的人叫来了。小伙子被驱赶出来。今年这小伙子又来了，依旧穿着那身破衣服，又来到那位小姐面前，要她拿一件价值四千元 的皮衣让他试穿，小姐依旧不屑一顾。咳，这下来戏了，小伙子从包里猛倒出一大摞钱，全是百元一张的新钞，他拿了一沓狠狠摔在小姐脸上，骂道：‘臭婊子，连你我都能买下了。’然后把柜台上的一万块钱撕得粉碎，扬长而去。你看，没钱能有尊严吗？这小伙子就有一种英雄气概。事后那位小姐被老板炒了鱿鱼。”

汽车在红庙路口堵了十来分钟。开出红庙站的时候，络腮胡子仍在滔滔不绝，快要到小庄站时，他忽然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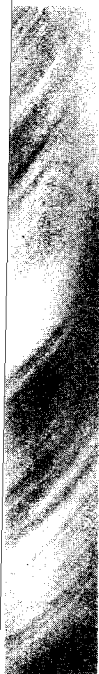
“哎呀，我在红庙下呀！”

车内轰然大笑。

焦影为众人的笑而感动。这毕竟是北京，即便是当年的北京，群众素质还是高于别的地方。对金钱过分的膜拜并不是在有的时候都有市场。虽然那时他非常非常需要钱，尤其想到居住在那贫民窟的情景，对钱的渴望就尤为强烈。

焦影现在住的房子是邹品华父母的房子。妻子老家在山东，父母是五十年代进京的建筑工人。往他现在的家寄信仍写上三工区某某号。这一片平房是那批山东籍的建筑工人的宿舍，匆匆搭建于五十年代他们进京不久，尽管这批老建筑工人为首都建造了一幢又一幢高楼大厦，几乎为首都工程建筑付出了一辈子心血，四十多年来却仍住在整个北京已不多见的低矮的房子里。为此诗人焦影没少感慨，也没少发牢骚。收进集子的几首诗就是替岳父岳母感慨的，当然，更是诗人自身的感慨。焦影一直好像没有一个正式的或相对固定的单位，因此无法住上公房，而妻子单位的住房一波三折，末了，还要交两万块。

络腮胡子在小庄下了车之后，焦影倏然觉得这人好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却怎么也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一夜未合眼，现在满脑子沉云乱絮，稍微想点什么头就疼痛难忍，于是干脆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想时，那令他困惑苦恼的问题却自然而然地浮现脑际。于是他又想络腮胡子，以此冲淡他糟糕而恶劣的心情。他不敢让这种心情向深层发展，他害怕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变疯。他知道现在的歇斯底里尚属生理现象，一旦于某



一时刻发生器质性突变，也就是说他成了一个真正的精神病患者，他连自杀也来不及了，焦影于是拼命调动思维功能，想到底在哪儿见过络腮胡子。

直到到了张达家门前，依然未想出在哪儿见过络腮胡子。而张达打开门之后，沙发上坐着的分明是他——络腮胡子。焦影恍然大悟。

“不用介绍了吧，老朋友了。”张达一边让焦影坐下，一边说。

“你好！”

“你好！”

络腮胡子叫党开渠，曾在东方文学院受过短期培训，去年夏天他借用东方文学院的场地以东方某某社团的名义举办过一期“中国现代诗笔会”，是张达的朋友。他通过张达找到焦影，要焦影为这期学员们讲演一次，并把用牛皮纸信封装着的二百元丢下了，难怪在车上和下车以后一直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岂止是见过，讲演完了，他们还在东方文学院的餐厅里狠狠地喝过一次酒，互相留了名片。

“在车上我和你打招呼，你没有反应。心想你可能忘了我了，也就没再自讨没趣。”络腮胡子忙不迭地解释着。

焦影怎么也记不起他何时跟他打过招呼，支吾道：

“你胡子长多了，没认出来。抱歉！”

“现在在哪儿发财？不会是还在写诗吧？”

“偶尔还写写。”

“文人下海就跟女人失去贞操一样，失去一次就再也得不回来了。我已不知道提笔是什么滋味了。”

焦影的异常反应并没有引起张达和党开渠注意，他的眉宇之间布满了乌云，而跨进张达家的时候，他的心情曾好转起来。党开渠丝毫没有意识到他的话恰好严重地刺激了焦影，依旧大大咧咧地说：

“那次在文学院喝酒，你的终极名诗我是牢牢记住了：啊，大海，你全是水！”

焦影想不起来他何时说过或写过这句诗，不过他想起了党开渠那次吟的一句诗，为了掩饰窘态，焦影说：

“你的诗我也没忘，‘妹妹呀，面对面坐着我还想你。’”

党开渠当时给焦影的印象不佳，学员中有很多女性，他的两只眼就像多日没吃东西的饿猫一样四处巡视，嘴角上挂着狡黠、谄媚的笑容，简直就是一种贼眉鼠眼的神情，很猥琐。一年多不见，他好像成熟自然了许多，当然也瘦削苍老了许多。无须介绍，焦影就知道这类文坛混子在当今社会里，尤其是在北京过的什么生活。

焦影虽然觉得比党开渠之流高出一个层面，但他意识到他们的真实生存处境是一脉相承的，生存与精神同样艰辛而窘迫。只不过，党开渠不会有类似他昨夜那样的遭遇吧？也许他也曾整夜失眠，但失眠的动因绝不会像他那样。

过了一会儿，焦影明白了张达并未约他来，他俩纯属巧遇。党开渠来是要张达帮他找一个挂靠单位，他的“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还是黑户，民政局未批，只有找到对口的部级单位挂靠，民政局才有可能备案，批准。最近报纸上对“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多有揭露，他的一切活动均为非法活动，他害怕了。张达说帮他在中国作家协会与中国艺术研究院联系联系，过几天给他答复。

“这小子瞒天过海，到处行骗。”党开渠走后，张达说，“编《作家辞典》，收了全国的十几万元入辞典费，书却至今印不出来，他在征稿通知上印的电话号码是我的，现在每天都有人从全国各地打电话到我家查问，弄得我苦不堪言。”

“干吗印上你的电话号码？”

“他在西边租了一间地下室，没有电话。印上一个电话号码，可信性就增大了。堂堂的‘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连一部电话都没有，文学青年再成名心切也不会把钱往那儿扔呀，这破绽也太显眼了。”

“收了十几万怎么书印不出来？拿不到书号？”

“这类辞典怎么还有拿不到号的？出版社正求之不得呢。说起这小子，咳，还真有传奇色彩。”张达点燃一支烟，用手习惯性地小平头上摸了摸，说：“在一个什么文学活动中他认识了一位澳门小姐，这小姐也写小说，有一篇小说还得了奖，被邀请到内地来参加那次活动。这小子是哪热闹上哪儿，就认识了她，两人一见钟情，爱得疯狂。可是北京一别后，他写了无数邀请函，那小姐也没再过来。他不甘心，得了十几万之后跑到广州，



找人帮他偷渡到澳门，十几万花得精光。据他说在澳门找到了那姐儿，姐儿对他大概是惊奇大于热情。不过有一点我知道，他回来是被澳门警方驱逐的，我的一位在外交部工作的哥们看过他的材料。你不是和他上的同一辆车吗，怎么到现在才来？”

“我去作家书店转了一下，倒车时又耽误了，不是堵车，是……唉，怎么跟你说呢，今天心情糟透了，我也来一支吧。”焦影点燃烟，神情有些拘泥，“我怕一〇八这个数字。台湾那个破电视《京城四少》上不是有一句话吗，‘凡事莫摊一百零八，摊上一生烦恼难拔。’我在108路上坐了四五站地后，又重回来倒车的，我真担心一生烦恼难拔。”

“那上面的铁蛋——还记得这个人物吗？他说在某个东西上要把无恶不作的内务府总管的名字写一百零八遍，打入十八层地狱。这电视还在演，你老兄怎么看起台湾电视连续剧来了？”

“偶尔看看也不坏。除了看港台电视剧，古龙、金庸、温瑞安的小说我的床头也有，不时翻翻。真正无饭可吃时，还可照他们的路数写写畅销书什么的，有备无患嘛。”

“你越来越食人间烟火了。本来我准备上你家的，估计这事可能与你妻子有关，所以就约你来我这儿了。老头儿出去练气功了，一会儿回来。我的一个哥们上美国了，他有一套三居室，可以让我享受一年。我们打‘的’过去。晚上就在那儿喝酒，我还约了几个朋友。”

“到底什么事，你约我来？”

“你给郭大明，现在的郭老板写过信吗？”

焦影心头一紧，面色刹那间变得灰暗。

“你怎么知道？他跟你说了？”

“你约他明天晚上在团结湖公园门口和你见面？究竟想干什么？”

电话铃响了。电话放在沙发旁边的茶几上。大概哪儿还有一部分线电话，电话铃有很强的振动声。焦影倏然恐惧万状，张达拿起话筒他才明白是电话铃，而不是警笛之类的声响。

“错了，促进会的电话不知道呀！”啪，他挂了电话。

“走，上那儿去吧，在西直门。”张达套上外套，把一条紫红色围巾随便地围在脖子上，去拉坐在沙发上愣怔发呆而又心口狂跳的焦影。

“郭老板给我打了电话，问你有什么事，他说他已好久不在公园门口和人见面了。”“的士”上，张达说，“他说有事到他办公室去。这家伙现在可牛着呢，早忘了他在圆明园租房作画时，冬天靠在马路上偷煤块生火的日子了。最近又换了一部新车，梅塞迪斯·奔驰 300。喏，这是他的电话号码。早晨十点之前他一般不在。”

焦影接过写着电话号码的字条，抖抖索索地揣进了上衣口袋。

“是不是……他和你妻子又接触了？”

“没有。”

“我想也不会的。他现在美女如云，妻妾成群，花了二百多万在深圳购了一套豪华住宅，他整天不在，让几个包妹当住处。听他的秘书韦小姐说，那几个包妹同居一室，居然相处得很好。”

“你还没说为什么要约他呢，大概不会是问他借钱吧？上次听邹品华说，她们单位住房要交两万。”

“我俩真是白好了这么多年，我向人借过钱吗？何况是他。”

“那到底是什么事呢？”

“隐私。”

“什么？”“的士”为了让一辆货车，急转弯之中，发出了刺耳的刹车声。他俩的身子被狠狠一抛，头同时碰到了车顶。

“稳当一点，哥们！”张达用手揉着头。

司机爽快而又歉意地应道：

“是呐！”

“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张达侧身凑近焦影。

“我是说隐私。”

“对我也不能说的隐私？”

“你不认为我有什么变态——我是说心理变态，当然可以跟你说。”

“你要成了神经病，或杀人犯，第一个看望你的肯定是我。因为理解！咱哥俩就甭卖关子了，说吧，什么隐私？”

“简直难以启齿。我痛苦得要发疯了。”焦影在叙说痛苦的时候总是咬牙切齿。张达对此已习以为常，焦影跟他叙说过写不出诗的痛苦，叙说过看不到精神出路的痛苦，叙说过受到朋



友误解伤害的痛苦，叙说过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无所适从的痛苦，叙说过一时找不到情人的痛苦……在北京，张达可以说是他最贴近的知音，焦影唯一不设防的人就是张达，张达不仅洞悉他的内心，也熟稔他忧欢苦乐时的神态举止，尤为熟稔他咬牙切齿之态。像百分之九十九的诗人或准诗人那样，焦影在表达心情的时候总是过分借助于外部形态，和真实的心情相比，这种形态往往是虚张声势、矫枉过正的。张达因此没有太在意焦影的面部表情，不过焦影几次欲言又止引起了他的警觉。这不符合他俩的习惯。

“到底是什么隐私？你干吗给郭大头写信？”张达换了一种语气，低沉而关切地问道。

“这种事，对你来说也许不屑一顾，而我则像天塌地陷一样。一切都是我这次住院引起的。”

“到目前为止，你可什么也没告诉我，”张达说，“你出院一个多星期了吧？”

“嗯。”焦影沉吟着，“我不知道从哪儿说起。这是刺人心肺的隐痛，一位老大爷的临终遗言勾起了我的隐痛，我没想到我会为此而发疯。五年多来，这种隐痛一直蛰伏在心里，我以为它不存在了，其实它一直像一头凶恶的巨兽一样蛰伏着。它爆发的时候，我招架不住……”

“你招架不住可以跟我说嘛，我会替你分担的。”

“你没法分担，这是很隐秘的，它的隐秘性决定了再好的朋友也没法替我分担。”

“到底什么事？我被你说得越糊涂。老大爷说的什么遗言？难道这和郭大头还有什么联系……”张达倏然一愣，喃喃自语，“五年多来的隐痛？我明白了，你别说了，我什么都明白了。其实，我早就应该明白了。”

“那位老大爷死不瞑目的临终神态一直浮现在我的脑际……”

“他的老伴当初不是处女？”

“是被强奸的。”焦影沉痛地补充道，“何况是被强奸的。”

“你现在找郭大头能证明什么呢？你简直太愚蠢了。”

“我知道没有结果，”焦影说，“可这毕竟是唯一的线索。我不能放弃这唯一的线索。”

“唯一的线索应该是邹品华。”

“我不再相信她，她一直骗我。”

“你不相信她，却相信郭大头？”张达说，“那个恶棍？”

焦影住院治疗的本来不是什么大病，胃部不适明显是受凉引起的，一系列检查结果都出来了。焦影决定第二天出院，妻子邹品华说明早来接他，他说不用了，要她把一些瓶瓶罐罐用网兜带回去，他明早结了账自行回去。焦影那一天之所以还在这所医院耽搁，是因为住院部结账的会计不知跑哪儿去了，护士戴仪帮他找遍了住院部的角角落落，和挂号大厅相连的偌大的院子里久久回荡着她寻呼的声音。文质彬彬的戴仪嗓子都似乎喊哑了，最终也未找到那位又换了男朋友的结账小姐。焦影家离这所红十字医院还较远，打“的”起码二十五元，因此就住一宿等到明早。戴仪说由她明早替他结账，然后，给他送去收款发票。邹品华对戴仪的殷勤已很反感，这一次又谢绝了。凭直觉，她感到戴仪和她丈夫过多的交往是危险的，让她上自家来更是危险的，她宁可让丈夫再住一宿也不能开这个头。不是因为放荡，是因为她太天真纯洁。这种姑娘她见得多，无论社会被金钱腐蚀到何种程度，她们内心依然不为所动，可笑地保持着某种清高，纯真又愚蠢，单纯又多情，常常说出一些幼儿式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话来。她甚至奇怪焦影的崇拜者为什么都是这种类型的姑娘。自焦影住院以来，邹品华对戴仪一直十分警觉。邹品华为自己的过分反应而感到不可思议，在跟焦影共同生活的这么多年，焦影没让她抓到过任何把柄，或者说，她一直相信丈夫是文人墨客中唯一不拈花惹草的男人，因此从不去抓他的把柄，而这一次，邹品华后来认为大概是处于经期，因为烦躁而变得过分敏感。像以往的任何一次一样，邹品华总是找恰当的理由原谅丈夫，谴责自己。

如果妻子没有谢绝戴仪的好意。

如果那位结账小姐按时上班而没有沉浸在又一次热恋之中。

如果焦影没有住进 16 号病房——好像作者少年时代的记忆里有一部电影就叫《16 号病房》？

如果何大爷不是在那一天夜里死的并留下了魔咒一样的昏话。